

晨钟

杜勤明 著

上海三联书店

晨钟

杜勤明 ◆ 著



上海三联书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晨钟/杜勤明著. —上海:上海三联书店,2018.10

ISBN 978 - 7 - 5426 - 6515 - 7

I. ①晨… II. ①杜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232832 号

晨钟

著 者 / 杜勤明

责任编辑 / 姚望星

装帧设计 / 徐 徐

监 制 / 姚 军

责任校对 / 张大伟

出版发行 / 上海三联书店

(200030)中国上海市漕溪北路 331 号 A 座 6 楼

邮购电话 / 021 - 22895540

印 刷 /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18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 / 201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/ 890 × 1240 1/32

字 数 / 630 千字

印 张 / 24.75

书 号 / ISBN 978 - 7 - 5426 - 6515 - 7 / I · 1463

定 价 / 68.00 元

敬启读者,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 021 - 66510725

生存环境不同决定了每个人的命运和成就
生存活法不同决定了每个人的幸福和快乐

主要人物表

赵豫民——《东滩》长篇小说中,滨海农场 E 连指导员兼连长。改革开放初期,经市农场局组织调动,在市区某国营胶带厂工作,任该厂劳动经营服务公司副经理。后辞职,创办民营胶带集团公司任总裁。

后勤排长——《东滩》长篇小说中,滨海农场 E 连后勤排长。在农场时考入财经大学,大学本科毕业后分配在某区机关部门工作,后被组织上任命为区规划局副局长。后又被任命为区直属企业捷尔司房地产公司总裁,总经理。

俞志豪——《东滩》长篇小说中,滨海农场 E 连农具仓库保管员。改革开放初期,在农场停薪留职,去创办服饰公司任总经理。滨海农场成立房地产有限公司,参股任该公司总经理,兼集众动力商业大楼经营管理公司总经理。

黄金敏——《东滩》长篇小说中,滨海农场 E 连手扶拖拉机手。改革开放初期,从农场顶替母亲单位,在市区某饮食公司属下一家酒店工作。后辞职,创办民营丽园大酒店任总经理。

喜明——《东滩》长篇小说中,滨海农场 E 连一排排长。改革开放初期,从农场顶替母亲单位,在市区某长途运输公司工作,后任该公司汽配维修商店经理。

陆子望——《东滩》长篇小说中,滨海农场 E 连职工。在农场时考入某大学政经系,后去美国留学读书。被美国摩根斯坦利银行聘任为

驻亚太地区总代表。

李桢——《东滩》长篇小说中，滨海农场某连队手扶拖拉机手。在农场时因突发一起行车意外事故，经公安部门鉴定其负全部责任，被判劳教。释放后，在市区马路上做过地摊商贩。改革开放初期去了新加坡，投靠亲属办的捷华集团公司，后又前来祖国大陆投资房地产业。

“黑里俏”队长——《东滩》长篇小说中，滨海农场场部文艺演出小分队队长。改革开放初期，从农场顶替母亲单位，在市区某纺织厂工作。纺织厂破产倒闭，一段时间成了下岗工人赋闲在家。后去民营胶带集团公司工作，被聘任为公司销售部门副经理。

甄婉妮——《东滩》长篇小说中，滨海农场某连队职工。“黑里俏”队长双胞胎妹妹。改革开放初期，从农场顶替病退的父亲单位，在市区某印刷厂工作。后辞职，浪迹于社会民间演艺圈，任亚文娱乐公司法人代表。因涉嫌犯罪，被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八年。

周骏——《东滩》长篇小说中，滨海农场机耕队机耕手。改革开放初期，随妻子靳文丽从农场顶替父母单位，在市区某仪表厂工作。仪表厂破产倒闭后，一段时间成了下岗工人赋闲在家。后去民营胶带集团公司工作，被聘任为公司研制新产品中心副总工程师。

甘霖霏——《东滩》长篇小说中，滨海农场 E 连职工，赵豫民妻子。

邵军医——《东滩》长篇小说中，某部队军医，后升任某部队医院政治部副主任。

阙总——某金融证券公司总裁。

秘书长——市橡胶同业公会秘书长。

柳文倩——后勤排长妻子，市区某幼稚园教师。

柳莹——柳文倩堂侄女，某高校在读本科研究生。

婷婷——后勤排长与柳文倩的女儿，某学校初中生。

黄东浩——黄金敏之子，某高校本科生。

时慧敏——某高校本科生。

“水芙蓉”——时慧敏母亲。

华颖——捷尔司房地产公司办公室主任。

蔡啸天——原戏剧学院高材生，因犯严重意识形态错误，被学院开除学籍。后浪迹于社会民间演艺圈，成为圈内幕后大佬。因犯运输、贩卖毒品罪，被公安机关破获逮捕，法院判处其死刑。

蔡英——黄金敏妻子，蔡啸天妹妹。因牵连蔡啸天运输、贩卖毒品特大案子，犯包庇罪、窝藏罪，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三年。

陈丹舅舅——原台湾保密局中校特务，因派系倾轧被清理门户，成为台湾“情治”系统编外人员。后潜伏来祖国大陆，专门刺探窃取政治、经济、军事情报，卖给台湾“情治”机关牟利。被我国家安全机关破获逮捕，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二十年。

肖厂长——闵东胶带公司厂长。以加害诬陷人开始，最后以毁自己告终。法院以合同诈骗罪、破坏生产经营罪、侵犯商业秘密罪，三项罪合并，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，并处罚金三万元。

目 录

引言 / 001	十九 / 246
一 / 005	二十 / 261
二 / 017	二十一 / 274
三 / 030	二十二 / 292
四 / 043	二十三 / 309
五 / 055	二十四 / 324
六 / 067	二十五 / 339
七 / 080	二十六 / 355
八 / 093	二十七 / 370
九 / 105	二十八 / 386
十 / 118	二十九 / 398
十一 / 131	三十 / 404
十二 / 143	三十一 / 422
十三 / 157	三十二 / 438
十四 / 171	三十三 / 453
十五 / 186	三十四 / 470
十六 / 201	三十五 / 489
十七 / 216	三十六 / 508
十八 / 231	三十七 / 521

三十八 / 529	四十七 / 676
三十九 / 546	四十八 / 694
四十 / 564	四十九 / 713
四十一 / 578	五十 / 727
四十二 / 597	五十一 / 742
四十三 / 613	五十二 / 755
四十四 / 632	五十三 / 770
四十五 / 647	后记 / 779
四十六 / 665	

引言

滔滔浦江东逝水，逐浪尽数英雄。
春回大地秀申城，东滩酬壮志，晨钟几度催。
砥砺两岸谋大业，一展辉煌诗篇。
风华年代身手显，举杯人共欢，皆在笑谈间。

——调寄《临江仙》

话说作者杜勤明，在上部长篇小说《东滩》结尾时写道：

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下旬，滨海农场 E 连在指导员兼连长赵豫民的领导指挥下，率领全连职工经过二十四小时突击，顺利完成场部下达的围堤开河工程任务，一举拿下全农场所连队围堤开河工程任务第一名的荣耀。赵豫民带着这份光环走出工地帐篷，眺望着围堤开河工程工地。一条崭新的河道，一条坚固的御海堤坝，绵延十数公里展现在他眼帘。这是农场知青用血汗凝聚起来的，是鬼斧神工般雕塑出来的，它必将载入滨海农场发展的史册。火红的太阳将光芒照耀在他身上，照耀在农场广褒的土地上。

但在这充满喜悦值得庆贺的日子里，赵豫民也从农场党办张主任那儿得到一个惊人的消息。张主任告诉他，刚接到农场局通知，今年农场知青工商调回市区工作的政策被取消。党办张主任传递消息的话虽然轻，但对赵豫民来说无疑是晴空一个霹雳。他思附着，农场知青职

工商调回市区工作政策怎么说没就没了，几年来唯一能吊住农场知青职工胃口的就是这条纲，现在这条纲不举了，又何言目张呢？农场干部、职工如果得到这条消息，思想肯定乱透了。我一个连队的指导员兼连长可没有攀天之力，只能依据农场党委的意图，尽最大可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。

时间转眼飞速来到一九七九年初，虽然赵豫民事先作了思想准备，但随之而来的大顶替风潮汹涌到来，还是出乎赵豫民意料之外。这股大顶替风潮的到来，彻底吹垮了农场原来以知青职工为主的体系格局。农场知青职工们像东海的波涛一样，涌向市区分散奔流，像大潮击岸溅起一朵一朵小浪花，荡击着市区每一个角落。过后，有的小浪花被湮灭了，无声无息。有的小浪花抓住改革开放大好机遇，改变着自己命运奋力涌动，溅出更高更大的浪花。

赵豫民坚守在滨海农场 E 连的工作岗位上，亲眼目睹了连队知青职工悲欢相离的凄凉场面。有心情万分焦虑站在连队西边海堤上，翘首以盼场部邮递员送来喜讯的知青职工。有欢天喜地亲吻着调工通知单，回到寝室打理行装，轻松愉快打着离别招呼的知青职工。有互相坐在寝室内铁架床边沿上，掩面哭泣的女知青职工。有相互围桌而坐，借酒消愁出言不逊的男知青职工。农场知青职工原来英姿勃发，团结一致，奋发拼搏的精神荡然无存，取而代之展现在他(她)们身上的是一体捏不拢的散沙面貌。赵豫民的心在滴血，他颤抖着双手在一份份调工通知单上盖戳着连队公章，依依不舍送别了连队一批又一批知青职工。他又不断安抚着由于父母差退休年龄关系和其他原因，暂时不能顶替回市区工作的知青职工焦虑不安的心。自己还要强打起精神，率领着留守知青职工以及农场新招聘进连队的农民工，每天继续干着农田里的劳作。

时间过了两年，农场党委任命赵豫民为农场合成胶水厂党支部书记兼厂长。又过了两年，赵豫民被农场党委任命为与荷兰投资商谈判，

引种郁金香花小组副组长。在谈判成功，顺利引种荷兰郁金香花项目后，他又被农场党委任命为农场农艺园党支部书记兼场长。

从一九七九年起，农场知青职工顶替回市区工作，大风潮过后的五年里，赵豫民的工作、生活都是在滨海农场度过的。在这期间，赵豫民与小时候的玩伴，长大后去岛上长江农场工作，后因引进合成胶水厂有功，被调到滨海农场 E 连的职工甘霖霏结了婚。不久，夫妻俩拥有了一个大胖小子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农场有关干部政策有所松动，也波及罩在了赵豫民的头顶上。那一年赵豫民虚岁三十岁，真应了“三十而立”这句古话。他被组织上调回市区工作，在市区某国营胶带厂，当上了厂劳动经营服务公司副经理。

从今往后，赵豫民——一条从《东滩》海边农场走出来的铁骨铮铮汉子，带着满腔沸腾滚烫热血，朝气蓬勃，意气风发，搭上了改革开放时代的快车，和他当年那些《东滩》的伙伴们，锐不可当，奋勇直前。

赵豫民商调回市区某国营胶带厂工作后不久，抓住一次天赐良机，毅然辞职创办起属于自己的民营胶带集团公司，一干就是十多年。赵豫民凭借自己天生聪颖睿智，敏锐洞察时势眼光，灵慧捕捉人和事物的嗅觉，永不服输敢于争先的精神，搭准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发展规律脉搏，把民营胶带集团公司搞得风生水起，他成为脍炙人口有名望，令人仰慕的民营实体企业家。赵豫民集团公司所在地的区委、区政府，将他推荐评选为“全国劳动模范”、“全国和谐劳动关系模范”称号，并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。他还荣获了市第一届“慈善之星”荣誉称号，先后被选举为区、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。

此时的赵豫民，双手抱胸站在集团公司办公室窗前。他透过宽敞明亮的环形玻璃窗，一会儿俯视着浦江两岸气势恢宏，那一幢幢拔地而起的建筑物。一会儿又极目远眺天上的云彩风卷云涌，心情无比激荡。海关大楼那座大自鸣钟鸣响了，悦耳动听再也熟悉不过的大自鸣钟乐

曲声震荡在他耳畔。大自鸣钟乐曲声响完后，“当、当、当……”重锤般敲了九下，显示现在的时间是上午九点钟。嘹亮悠扬的晨钟声，迎来了希望无限新的一年。赵豫民脑袋里充满了集团公司经济发展腾飞的梦想，他并没有被自己在政治上、经济上，已经获得大量的荣誉光环所陶醉，而是进一步孕育着集团公司今后发展的前进目标方向。他提出并规划了集团公司“同心圆多元化”发展方略，已经被集团公司高级白领员工和普通员工们所认可接受。他要将集团公司经济发展推向更高的山峰，把自己锻造成不畏艰险、不断攀登高峰的勇士。在改革开放时代，在市场经济发展大舞台上，从《东滩》走出来的赵豫民，踏着晨钟激越的鼓点，继往开来，朝气蓬勃地演绎着一台又一台精彩靓丽、光彩四射的人生大戏……

初夏，一抹西下的阳光把天空映得五彩缤纷。

市内东区，在一条不算繁华的大街尽头，赵豫民西装革履端坐在星巴克咖啡厅里，等待着俞志豪的到来。桌面上放着一杯浓浓的，带着咖啡豆刚被磨榨煮过后，散发着余香的兰山咖啡。他端起咖啡杯慢慢吸汲着，品味着。然后驾起二郎腿，翻看着《每日财经报》。此时的赵豫民还是那么英姿勃发，那被岁月刻画的脸上少了一些稚嫩，却多了几分老练和稳重，精气神浑然一体。

在咖啡厅服务生的引领下，俞志豪带着一位长发披肩，身着时尚连衣裙的女士，在赵豫民的对面坐下。俞志豪将胖圆圆的身体，埋进了包手沙发椅里，吩咐服务生，也要了两杯类似赵豫民喝的咖啡。他笑眯眯，谦恭地说道：“领导，路上堵车，所以来晚了，真不好意思让你等着。”

他俩今天的约会，是昨天俞志豪急吼吼打电话给赵豫民的，说有重要之事与赵豫民商议，电话里不便长说，而定下来的。

在去星巴克咖啡厅与俞志豪约会前，赵豫民刚巧也接到一个令他

欣喜万分的电话，他脑子里一直在琢磨究竟如何行事。巧了，此事与俞志豪也有些因缘，所以他提早来到了星巴克咖啡厅，盼望着能与俞志豪早点见面。当他见到俞志豪，并且随身带来了一位女士，心里老大不高兴。我俩见面就见面说些事，你何必还带着一位陌生的女士前来掺和，让我俩如何谈事。莫不是政府官员外出必带“小秘”的现象，现在转移到了你俞志豪身上？变化也真快啊。

赵豫民不悦地听着俞志豪的解释，随意地摆了摆手，说：“又来了，又来了不是，俗不俗啊。我多次告诫过你，几十年体制内的称呼，你一直沿用至今，早就该改口了，不要再像小脚女人的裹脚布，又臭又长。你我现在应该是老板相称或直呼其名。不要老是领导、领导的，我听了烦。”他把手朝那位女士摊了摊，问道：“俞总，这位女士是谁啊？你也不介绍介绍。”

“她是我公司聘请的营销经理兼财务总监，财大毕业的高材生，叫华颖。”俞志豪连忙向赵豫民介绍。

华颖出于职业习惯，主动站起来与赵豫民握手。赵豫民端详了华颖一番，她长着一张鹅蛋脸，一双柳眉大眼，挺直的鼻梁，两边鼻翼大了一点，但从相命学上所称，女人的这种长相特点是一种“帮夫运”气象。鼻梁下衬托两片薄薄的嘴唇，抹着淡淡的红唇油。窈窕匀称的身材，流露出一种成熟女人的气质，一种职场女人的气质。赵豫民不禁脱口而出，对俞志豪赞道：“俞总，你真有艳福啊。不过，你要当心金雅芳吃醋。”

华颖两脸颊飞出红晕，她张着一双清澈水泓的眼睛，静静地望着赵豫民。

俞志豪笑眯了眼，说：“不敢当。自从华颖来到我公司后，有空的时候，我一直对她讲起你这位好领导，要是当年没有你鼎力相救，怎么会有我俞志豪的今天啊。你看，听说今天我俩要约会她嚷着要来参加。一来，她是冲着你神名来的。二来，我俩商量的事情华颖也懂行，一起

来参与不是更好吗。”

“华颖,你不要听他信口雌黄,那段历史早就翻过去了。要不,你怎么会投靠在他的门下。”赵豫民说道。

华颖温文尔雅的对着赵豫民莞尔一笑。

俞志豪不好意思地说:“真不敢当,领导。要是你我都以老板相称,那我是这个,你是这个……”俞志豪先伸出小手指头,又伸出大拇指比划地说道。“要比的话,你这位老总是千万级富翁,我充其量还只有几百万价值,不及你十分之一,这是从价值理论上比。其二,你做的是民营企业,自己完全能够呼风唤雨作主。我只不过是国营企业一个经营承包者,这是从体制理论上比。所以,我们两个是不能同日而语,相提并论的。”俞志豪眼睛里透露出,可望而不可及的神色。

俞志豪很敬重钦佩赵豫民的为人处事做派,当年他和金雅芳在农场连队私下里偷生孩子,流产事件发生后,是赵豫民挽救了他的生命,给了他较愉快的生活。赵豫民不仅批准了他俩结婚,并且兑现承诺,给了他俩西边家属区的一间房子,小日子过得有滋有润,后来还生了一个女孩。俞志豪暗暗发誓,自己下半辈子要一直铭记着,赵豫民对他的关怀和照顾。以至于后来赵豫民按农场干部政策,商调回市区工作后,他和金雅芳还带着孩子每月去赵家走动,保持着联系。他们俩家,成了亲密无间的农友和兄弟。

“话可不能这样说,我干的这个行当是劳动密集性、技术含量低的生意,稍不留神就会剑走偏锋,别人看我很鲜亮,其实赚的也是辛苦钱。全靠智慧拼体力,还须挺起千万分精神,来打理自己的产业发展,个中的滋味只有自己品尝了。干得顺当了,别人看得起你。要是干砸了,谁还爱理不理你。”赵豫民倾吐着自己一路走来的五味杂陈的心境。

华颖听着赵豫民的倾述,偶尔点头默认赵豫民的说法。

俞志豪低着头呷了一小口咖啡,咂了咂嘴说:“唔,咖啡味道不错。”他放下咖啡杯又说:“哎,你听说了没有,农场场部原来三整顿办王主

任,最近卖掉了场部住房,在林妮娜住进的精神病医院附近租了一间房子,对外喧嚷要守望林妮娜出院,今后愿与她厮守一辈子。这个混蛋,早知道今天,何必当初呢?想当年,他的所作所为,真是损人不利己,得不偿失嘛。”

“哦,新鲜事啊,算他良心发现。但千万不要再搞出什么别出心裁的事端来,过后更一发不可收拾。要知道人在做,天在看,上帝在评判这个理。”赵豫民机智地评论着。

俞志豪听了赵豫民启发式的点拨,愤然地说:“凡是知道这件事的人都在讲,王主任这一招不知道又包藏着什么不良居心。想当年,他想尽办法,明里暗里想整你搞垮你,他好当上我们连队太上皇,到头来却落了个家散人亡的下场。现在又假心假意虚来这一套,我是看透了这种人,狗改不了吃屎的秉性。”

“俞总啊,你和林妮娜都是农场 E 连的老人马了,相互知根知底。林妮娜被折磨成这个程度,特别是王主任现在还有这么个举动,你我还是要关心一下的。我想托你去看望看望她,终归大家农友一场。还有陈丹,她现在是半死不活的人,身形枯槁,经我介绍早已转到邵军医所在的部队医院治疗。邵军医对我说,每每见到陈丹这副惨样,就唏嘘不已。唉,都是青春活力的时候去的农场,到头来总有人非死即伤又残,这笔账怎么评说?”赵豫民心情惆怅地说道。

“你到现在还经常去看望陈丹啊?她现在病情怎么样?”俞志豪知道赵豫民和陈丹之间的感情,是扯不清理还乱。提到陈丹,赵豫民心里,总是像背着沉重的十字架一样难受。

“我回市区工作后,几乎每个月都在甘霖霏的陪同下,前去医院看望她。现在她的病情有所好转,医生触碰她的身体时,有微弱反应。我真希望在她身上,有奇迹发生。”赵豫民不无感慨地说。

俞志豪挪了挪圆鼓鼓的身体,伸出大拇指赞道:“你真是菩萨心肠。好,我学你的样,按照你的吩咐,将你的心意带给林妮娜就是了。”